

第二十回 勇蔡飛救難酬恩

〔先聲搗練子〕調

詞曰：

到如今，心自忖，悔落了紅塵境。雖是裁衣鋪可居，剪刀聲裏終難隱。直等到鐵勤奴至，鬧莊時又添出雲斬仙子。

話說玉蓮帶了洪昆投住張兆店裏，與鳳姐同居。鳳姐說：“花鈴、玉蓮二位姐姐是客，小妹是主人，你們請在大床睡，我另鋪小床。”花鈴說：“如此有上下床之別了。”鳳姐說：“休得取笑。”安排宿歇。次日晨起，梳洗已畢，用了早膳，那張兆得了五十兩銀子，就到外面吃酒賭錢，不管家中事了。鳳姐說：“前日中秋佳節，我們結盟，就如同姊妹一般。都要甘苦共嘗，死生不變。”玉蓮說：“鳳賢妹，這兩句話切夫妻，不切姊妹。我有詩奉呈。”

詩曰：

姊妹雖然父母同，鴛鴦求匹各西東。

他年貧富何能包，不及夫妻百歲終。

花鈴說：“何不就訂夫妻之盟呢？”玉蓮知道洪昆之意，說：“花鈴姐姐是賓中賓，派他妝做丈夫。事有巧合，我前日包袱誤帶了男子衣服，取出來與花鈴姐穿，扮成新郎，可不是湊巧的事麼？”就把玉色繡花方巾、桃綾綾窄擺、杏黃鑲鞋替洪昆依舊穿起來。玉蓮故意說：“我先結盟。”鳳姐看見花鈴這樣打扮，心中暗想道：“可惜是個女兒，若是真男子，與他為夫妻豈不妙極。”因向玉蓮說：“姐姐，你說花鈴姐是賓中賓，你陪他到我家來就是賓中主了。小妹反是主中賓，要讓我先與盟。”玉蓮暗笑道：“這小妮子動了春心了。就讓你先，我做賓相何如？”玉蓮扶持鳳姐與洪昆拜堂，三人笑謔一會，到一更時候，玉蓮笑說：“鳳妹既與花鈴妹夫拜堂，今日我睡小床，把大床讓你們睡。雖然假事，裝龍要像龍，裝虎要像虎。”鳳姐說：“如此就得罪玉蓮姐了。”花鈴與鳳姐上了大床。玉蓮坐在小床邊好笑。二人各自解衣而睡。蝴蝶夢中對對，于是二人歸帳就寢。

香閨初寂，蠟炬未殘，一會兒鳳姐喊叫起來，說：“不好了。上了玉蓮這臭蹄子當了。”此時仲秋天氣，輕暖輕寒，鳳姐一滾起來，不及穿裏衣，就赤身露體下了床邊。洪昆也就赤條條下床來，站在鳳姐面前。鳳姐說：“相公，你既係男子，因何女妝同玉蓮姐到我家來？”洪昆笑而不言。玉蓮假裝睡熟微學呼聲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不驚他們，聽他們說些甚麼。”鳳姐說：“我既與相公同榻而眠，定然從一而終。此身即許相公了。然夫婦為人倫之始，禮重于歸，義無苟合。我今日知以夫婦之倫為重，相公他年必知以君臣之倫為重。奴家願守堅貞，留為相公異日之信。務望相公原情。”洪昆本是個天姿純厚的人，聽鳳姐這一番話，因說道：“鳳姐性情端正，小生亦非貪色之徒。豈容相強。”

兩人遂穿好衣服說：“玉蓮姐未醒，他醒來必疑我們事已成了。看他怎樣說法。”玉蓮因暗暗自悔說：“我當初一念之差，遂成終身話柄。若不私奔，馬氏知道豈肯甘休。我不如鳳姐多矣。”豈知冥判官發放之時，已說明斷案，只因玉蓮回陽後昧了前因，但知今世懷孕含羞，已忘了前世貪功抱愧。諺語云：“欲知前世事，但看今生為。”此之謂也。且此案固是天譴，亦由天定。若無藏樓懷孕一事，後來誰能幻形救杜？又後來誰能變態擒倭？鳳姐固能守貞，玉蓮亦不可謂之淫也。此時雞聲初唱，月影猶明，鳳姐說：“玉蓮姐醒來。你何苦壞心，不肯說明。想你是個過來人了。”玉蓮說：“鳳賢妹，不必說了。你今是而我昨非。悔之無及。”就把墜洞藏樓，懷孕私奔的事，細細說了一番。玉蓮又說：“洪郎，把第四個玉蟾蜍拿出，與鳳姐做聘禮罷。”洪昆取出，遞在鳳姐手中。到了天明，仍妝了三個女子在家，漸漸不甚謹密。該應事要敗露，就有湊巧的事來。

且說張兆得了五十兩銀子，把生意不當事，玩了三、五天，銀子賭輸干淨，時纔近午，帶怒而歸，想再與玉蓮借幾兩銀子好去撈本。他二人在家，萬不料張兆此刻回來，正在玩笑時，洪昆要小便，因無外人，就分開裙子，扯下褲子，站在天井溺尿。張兆走進來撞見，知花鈴不是女子，氣上加氣，走到廚房拿了一把亮霍霍的刀來，要殺他們三人。玉蓮說：“動也動不得。你白日無故殺死三人，罪該梟首。若殺我與洪相公，你是爭奸不從殺傷兩命，也是死罪。若殺鳳姐與洪相公，你是勒詐逼奸，殺傷二命，亦是死罪。”張兆聽說，殺星頓退，就來騙他銀子，說：“賢甥女，你算得個聰明伶俐的女子，不但活你們三命，連我的命都是你活了。我同你商議一件事：連日在賭錢場上把前日的銀子都輸了，還同你借銀三、五兩做做本錢。”

玉蓮說：“我同洪相公來時只帶了五十兩銀子，此外沒有。”

張兆見沒有銀子借，就來盤問他說：“你剛纔說洪相公，是那個洪相公？”玉蓮此時忙人無急智，就把西湖打趙懌思的洪昆說了一遍。張兆又轉過念頭來，自說：“趙府懸了賞單寫著：‘有人拿住洪昆賞銀五百兩。’他到我家來，是個財神進門了。”

我暗中到趙府送信，那時領人來捉洪昆，籠裏雞、案上肉，連飛都飛不的。”想定主意，又強作笑臉，向玉蓮說：“你既沒銀子，我就到賭錢場上拈頭兒做賭本罷。你三人好好在家。”

張兆出了門，他三人依舊玩耍。張兆在街上正走之時，遇見胡彪，張兆本來認得囊核釘，說：“胡相公，我同你去見趙懌思大爺去。”囊核釘說：“你要見他做甚麼？”張兆說：“到了他家你就曉得了。這件事也少不得你。”一同進了趙府，張兆見了趙懌思說：“小的特來領賞。洪昆現在我家。大爺速去拿人。”囊核釘說：“張師夫，你想獨來發財麼？要分些我呢。”張兆說：“我原說是少不得你。快去，快去！”囊核釘說：“大爺，這洪家小雜種本事大得很，不可輕視。”趙懌思說：“我家從前的打手皆敵不過他。請前日特聘來的那位馮教師帶領眾人去。即刻動身。”張兆引路。街上都鬧翻了。

來到裁衣店門首，囊核釘先進去。洪昆認得他，說：“二位賢妹，我的對頭來了。事到其間，有死而已。”趙懌思走來看見三個女子，說：“洪昆在那裏？”張兆指著花鈴說：“這就是洪昆。他男扮女妝的。”懌思說：“家丁，去扯他的褲子看來。”家丁回稟：“果然是個男子。”趙懌思教馮師爺拿人馮教師一手擒起洪昆。趙懌思說：“且住，我看他力不能搏雞智不能脫兔。我這裏猛虎出山，他那裏死蛇掛樹。這是假洪昆若是真的何能這等容易捉住？放了他罷。張兆亂報冒賞，拿我帖兒，送到仁和縣打他五十板。”家丁扭住張兆。張兆說：“五百兩銀子換了五十個板子。這是那裏晦氣！窮人想發空頭財連菩薩都拿他玩。胡相公，有銀子同分，有板子同打。我到縣裏當堂咬你一嘴，你也不得干淨。”

棗核釘說：“大爺，張兆不必打，他還算有功。”趙懌思說：“怎麼有功？”胡彪說：“他雖指鹿為馬，畢竟玉貌堪誇，大爺帶了回去，書房掃地、烹茶，前有玉杵一柄，還可後庭開花。”趙懌思說：“老彪之言有理。”彪說：“還有順便事。索興僱兩乘小轎，連這兩個女孩子也帶了去。”頃刻僱轎來了，馮教師押著洪昆，家丁硬將二女扶上轎。街上人都看呆了，那個敢多一句嘴？對面來了一人，怎生打扮：

頭戴隨風倒烏鬃帽，花布纏頭，黑多白少的花臉，身穿元緞小襖，大紅緞魚肚兜，包藍白布裹腿。腳踏鐵挺尖的薄底鞋，腰插兩柄短斧。

大喝道：“趙懌思奸黨賊子休得橫行！俺蔡飛來也！”

贊曰：

一聲如虎嘯，谷應又山鳴。

短斧剛纔動，杭城莫不驚。

陪堂同鼠竄，武士直蛇行。

救出洪公子，仙人計更生。

此人本是忠義之將，趙文華要害他，前任總督尚書張經開活他罪，放出刑部牢。他就逃避臺州錦雞山落草為盜，所殺的都是貪官污吏，所劫的都是地棍土豪。專報不平，非同匪亂。

何以來得湊巧呢？那日有通元子過他山頭說：“蔡飛，八月二十日，你恩人之子在杭州城南街有難，速去救他。我臨時駕雲而來。”

這一日，卻好到了，先將馮教師打倒，救了洪昆，又把趙家人眾打散。棗核釘、趙懌思鑽人褲襠裏跑了。街上人抬頭一看，那兩乘小轎四個轎夫都在雲端，這就是通元子用的仙法，來救玉蓮、鳳姐去了。

蔡飛救了洪昆，問道：“你父親是何人？”洪昆說：“我父親是有名的人，受冤而死，不敢明言。”蔡飛說：“仙人通元子教我救恩人之子，想必公子就是的了。我是曾總制銑的先鋒，嚴嵩與趙文華害了總制，把我囚在刑部獄中。多蒙張經大人釋放，連年暫寄綠林，專尚義氣，從不搶奪良善人家。前月有通元子教我來救相公。他說臨時駕雲而來，這雲端裏轎子，想是大仙妙法，但不知救的何人？”洪昆又把玉蓮、鳳姐說了一遍。蔡飛說：“相會，你可隨我上山麼？”洪昆說：“既蒙恩人救我，理當隨行。但有陳岳母在西湖邊，我去與他知道。

然後同行。”蔡飛說：“我送你去。”二人來到陳家，見了陳奶奶。陳奶奶連忙去說與素娥、保元知道。素娥、保元、仙姑都來見洪昆。素娥說：“洪郎，自從雪洞受驚之後已經半載，不知何處容身？”洪昆把前事細細一說，問：“這位小娘子是誰？”

素娥又把仙姑來歷說了一遍，又把同庚的話說與洪昆知道。

洪昆說：“這都是與我有緣。”因取出第五個玉蟾蜍，交了仙姑。

此事不提，再說下回。